



托爾斯泰著 俞 荻譯

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

新文藝出版社

8298

托爾斯泰

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

俞 荻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2 •

中 篇 小 說
西 伐 斯 托 波 爾 的 故 事

Tales of Sevastopol

原 著 者 Leo Tolstoy

翻 譯 者 俞 荻

◀ 本書根據蘇聯莫斯科外文出版局 1946 年英文本譯出 ▶

*
* * *

有 版 權

1950年6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2000冊

1951年9月新一版上海印2001—3500冊

1952年4月新二版上海印3501—5000冊

書號 (255) [VI II 4] 定價 羊 8,8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蔭印刷廠承印

*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寫在卷頭

列夫·托爾斯泰不但是一個俄羅斯的文學巨匠，而且他的世界的名望也是無邊際的。在中國，自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學以來，他的偉大著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大半已譯成中文。因此他的光輝的名字，對於中國的讀者們，可說是非常親切而熟悉的。

在T·莫泰麗娃的列寧論托爾斯泰一文中說：『……列寧是一個造詣極深的鑑識家，和俄羅斯古典文學的愛好者，他尤其是歡喜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

在高爾基論托爾斯泰一文中說：『……我也像別人一樣地驚覺到：世界上沒有比他更配稱天才的人，沒有比他更機智，更矛盾，甚至在一切方面表現得更美的人；是的，在一切方面，他的特殊的美是太廣泛而神妙，簡直是超越言辭的。』

中國的讀者們，所以愛讀托爾斯泰的作品，除了他的小說裏充滿着正義感之外，同時，

像高爾基所說的，由於特殊的美，太廣泛而神妙的魔力。

這本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和戰爭與和平有着同樣不朽的價值。

季莫菲葉夫在他的蘇聯文學史裏說：『俄羅斯愛國志士的令人難忘的形象被托爾斯泰描畫在西伐斯托波爾故事和戰爭與和平中。』

古特齊教授在他的俄國文學中的愛國精神一文中說：『在該世紀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托爾斯泰在他的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和戰爭與和平裏，把愛國的題材，塑在藝術的構想中，世界上任何藝術的構想都不能和它媲美的。』

薛富曼在托爾斯泰創作中的俄羅斯軍隊一文中說：『在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六年間燃燒着的克里米亞戰爭，特別是英勇的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戰，成爲托爾斯泰的戰爭小說的題材……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是俄羅斯勇敢的頌揚，是人民爲祖國的光榮和獨立而作的神聖鬪爭的英勇史記。』

爲什麼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能够在蘇聯文學史上佔着重要的一頁，而在文學批評上獲得最高的評價呢？

列夫·托爾斯泰並不是以遊戲的態度和神祕的觀念來描寫一些空洞而虛妄的英雄。他爲了愛護祖國，曾經親身參加了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戰。他以卓越的技巧，描畫出他所體驗到的現實。

在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中，活躍着生活在那些艱苦的日子裏的英雄，他們不但沒有氣餒，而且懷着更崇高的精神，準備爲祖國獻出他們寶貴的生命；在另一方面，深刻地暴露出封建的貴族軍人嗜愛着虛榮而貪污無能，終於斷送了英勇的士兵們曾經堅苦地支持了十一個月的西伐斯托波爾。

因爲這篇小說是俄羅斯英勇的頌揚，是人民爲着祖國的獨立而作的神聖鬪爭的史記，所以必然地，它能够在蘇聯文學史上佔着重要的一頁，同時，在文學批評上獲得最高的評價。

在這新中國的神聖的解放鬪爭中，我抱着無限的熱情，把這份優秀的精神食糧，從國外移植過來，獻給人民中國的讀者大眾！

譯者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於上海

目次

寫在卷頭·····	一
西伐斯托波爾的十二月·····	一
西伐斯托波爾的五月·····	二
西伐斯托波爾的一八五五年八月·····	一〇五

西伐斯托波爾的十二月

黎明的曙光開始渲染着沙潘山上的天空；深藍的海面已經拋棄那暗夜的朦朧，正在等待着第一線的陽光，愉快地閃爍着燦爛的光輝；一片寒冷徹骨的煙霧從海灣蠕行進來了；這兒沒有雪——四周是一片黑色，可是鬆脆的晨霜刺得你的兩頰劇痛，腳下的凝霜嚙噬地響着；遙遠的海水的潺潺聲，掩沒在西伐斯托波爾的隆隆的大砲聲裏，只有這大砲的聲音打破了清晨的靜寂。從船上來了敲打八下的鐘聲。

在海灣的北部，白天的活動代替了夜的平靜：一小隊兵士在毛瑟鎗的戛戛聲中向前去輪值站崗；有一個醫生匆匆地走回醫院去；有一個兵士從塹壕裏爬出來，以冷水洗一洗

臉龐，向着那露出玫瑰色的黎明的東方，喃喃地禱告，並且迅速地劃一劃十字；一輛高大而笨重的駝車，滿載着血跡斑斑的屍體，格格地拖到墓場去埋葬。走近碼頭——飄來一陣特別的煤，肥料，潮濕，和肉的氣味。許多不同的東西——木柴，肉，泥籬，麵粉袋，鐵等等——堆積在碼頭上；從各種聯隊來的兵士，有的背着袋和毛瑟鎗，有的不背什麼東西，他們擁擠在這地方，抽着煙，咒罵着，把笨重的貨物拖運到那靠在碼頭邊的，從煙囪裏冒着煙的汽船裏去；船上擠滿了各色各樣的人物——兵士，水手，商人和婦女——來的和去的。

『先生，要到格拉夫斯卡雅去嗎？我來替你渡過去。』二三個退職的海軍一邊叫喊，一邊從小船裏爬出來，慇懃地招呼着。

你擇定了離你最近的一隻小船，跨過那小船附近的，躺在泥濘中的腐爛的馬屍，然後，你上船坐在舵柄上。你已經撐開船就離開了海岸。環繞在你四周的是那茫茫的大海，在朝暾中閃爍着金黃色的光輝。一個穿着駝毛上衣的老人，和一個披着頭髮的年青的孩子面向着你，他們靜默地努力打槳。你能望見海灣裏佈滿了裸露的破爛的大船，黑點似的小艇在閃爍的渺茫的藍海上飄浮；對岸露出優美的都市的建築物，浴在那粉紅色的朝暾的光

輝中；在泛起白泡沫的戰鬪線上，響着一陣陣的隆隆的砲聲，淒寂的沉船的桅檣突出在海面；在遙遠的水晶似的海上，虯然現出敵人的艦隊。划槳動一動，就泛起泡沫的漩渦，和跳動的水泡聲，靜聽那合拍的打槳聲，和隆隆的巨大的砲火轟擊聲，你好像覺得更增加了西伐斯托波爾的緊張的情勢。

你在西伐斯托波爾，除了心裏充溢着勇氣和驕傲的感覺及熱血奔流之外，就沒有別的真實的情緒了。

『先生，操住舵，我們可以轉向君士坦丁艦那邊，』老水手將會這樣告訴你，向四周看一看，你可以把船指向適當的方向——將舵轉動，使船首向右。

『艦裏還有着大砲呢！』這個披着頭髮的孩子仰起頭來，望一望艦上的大砲，批評着說。

『當然，艦上是有大砲的！那是新造的。柯爾尼洛夫就住在這艘艦上，』老水手也向艦上一瞥，批評着說。

『呀！這砲彈不知在那兒爆裂？』這個孩子凝視着那一小朵白色的消散的雲煙，忽然

在海灣的南部消失了；接着是一陣尖銳的榴彈的炸裂聲，這孩子靜默了許久之後，叫喊着說。

『那是今天在試新砲呢！』老水手在兩手上吐了一口唾沫。『現在，米希卡，拚命向前划去，讓我們趕到那隻貨船的前面去！』於是小船很迅速地掠過海灣的巨浪，直追上了滿載着一捆捆貨物的貨船，這些貨船是由幾個笨拙的兵士在遲緩地搖着櫓，所以小船能够衝過那些雲集的大貨船，停泊在格拉夫斯卡雅碼頭。

碼頭上充滿了灰色軍服的陸軍，黑色軍服的海軍，和穿着雜色衣服的女人，擾攘地聚集在一起。女人們正在叫賣着白麵包捲，俄羅斯的農民站在噴射蒸氣的銅壺後面，高喊着：『香甜湯！』就在碼頭的旁邊，四周散着生鏽的砲彈，榴霰彈，和葡萄彈。離開碼頭稍遠的地方，有一片空闊的廣場，在那場地上有着巨大的木頭，砲車，和橫臥着的兵士；馬兒，車子，大砲的碎屑，綠色的子彈車，搭成架子的毛瑟鎗，陸軍，海軍，軍官，女人，孩子，和商人，好像流水一樣的過去了；裝載着乾草，麻袋，或大琵琶桶的車子格格地駛行過去；時常有一個哥薩克或是一個軍官騎在馬背上奔馳，或者有一個將軍坐在四輪馬車裏輾轉前進。街道的右邊被小

砲所阻塞，從砲眼窺視過去，有一個海軍正坐在小砲的旁邊，嘴裏含着煙管在抽煙。左邊矗立着一座優美的大廈，它的圓柱廊上有着羅馬的數字，在這大廈的外面，有着臥在擔架上的染着血污的兵士——到處都可以看見那些殺風景的營幕的標識。你最初的印象一定是非常不愉快的：營幕和城市的生活，美麗的市鎮和污穢的露營的奇異的混淆，這種狼藉的厭惡的狀態，好像離開美麗太遙遠了；甚至，每一個人都像恐怖地毫無目的地倉皇奔走，不知道怎樣才好。可是，更嚴密地觀察一下在你四周走動的人們的臉容，那麼你將發現一些完全不同的情景。例如，偶然瞥見那個小的輜重兵，牽引着三匹馬給牠們喝水，並且漠不關心地哼着小曲，你將確信在雜色的羣集裏，他不但能保持鎮靜的態度，而且，甚至他好像並不存在似的，他執行任何職務——給馬喝水，或拖運大砲——態度非常沉靜，自信地和泰然自若地，好像這一切事情是發生在圖喇，換一句話說，或是發生在薩蘭斯克。你在軍官的臉龐上將發現同樣鎮靜的表情，他戴着潔白的手套，逍遙自在地步行着；海軍的臉部表情也是那樣的鎮靜，他靠在防塞上吸着煙；兵士的態度也很鎮靜，他在等待着會議廳的圓柱廊裏的擔架；小姑娘的表情也顯得同樣的鎮靜，她正在橫穿過街道，態度優雅地一步一

步踏過去，免得她那粉紅色的外衣的緣邊染上了污點。

是的，當你初次訪問西伐斯托波爾的時候，你一定會感到失望的。因為你不能在人們的臉上找尋出憂慮而驚惶失措，或者甚至熱情的，準備爲國捐軀的決心的表情。在你的四周，人們很平常地在進行他們日常的事務，也許你要責備自己太熱情了，或是開始懷疑着你在海灣北岸所見所聞的聲音和景色，以及你所想像的保衛西伐斯托波爾的英雄的真實畫面。可是在你準備這樣懷疑之前，你應該到稜堡去走一趟，那麼你就會看到英勇的保衛者，他們正在那兒保衛着西伐斯托波爾，或者，最好你能走到街道右邊的，曾經一度作爲會議廳的大廈裏去一次，在那兒有着抬擔架的站立着的兵士；你會看見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者，同時，也將看到可怖而淒慘的，壯烈而使人感到慰藉的景象，那是值得驚愕和崇敬的。

你走進了會議廳的大房間。一開門，你將被四五十個病人的氣味和慘狀所襲擊——割斷手足的病人，以及很嚴重的創傷——有幾個躺在病床上，可是大多數的病人是睡在地板上的。你不要就逗留在門口，走向前去，看見那些遭難者不要覺得害羞的樣子，大膽地

走近去和他們談着話：那不幸者歡喜看見了表示同情的人類的臉龐，他們歡喜談及他們的痛苦，也愛聽親切而同情的話語。你走過病床的時候，會發現一副和愛而沒有受過痛苦打擊的臉容，對於他，你要冒險走近去和他談談。

『你傷在什麼地方呢？』你躊躇而怯懦地問，一個憔悴的老兵士，從他的病床上帶着親切的眼睛，好像請你走近他的身邊去似的。不知什麼緣故，痛苦的景象不但能引起深切的同情，並且使人怕傷害了遭難者的情感，爲了對他表示深重的尊敬，所以我要說『怯懦地問。』

『我的腿受傷了，』他回答着說；可是你從絨被的襞褶下，能够看出他的一隻腿已經割斷了。『我現在是好得多了，謝謝上帝，』他接着說，『我正在等待着出院。』

『你受傷了多久呢？』

『先生，差不多有六星期了。』

『那麼，現在你覺得疼痛嗎？』

『不，沒有什麼疼痛了。只有在天陰的時候，好像我的小腿感到有些疼痛；其餘的時候

都覺得很好。」

「你怎麼樣會受傷的？」

「先生，那是在第五稜堡，開始砲擊的時候，我已經把大砲瞄準好了，正要走向第二個砲眼的剎那，敵人的彈片已擊中了我的腿。我覺得好像跌落在一個洞裏去似的。我一看，發覺我的大腿已經斷了。」

「當時你感到怎樣痛苦呢？」

「不，我不覺得有什麼痛苦，我只感到好像有一些熱烘烘的東西在鞭撻着我的腿。」

「那麼，以後怎麼樣呢？」

「除了在他們扯去我的皮膚時，感到劇痛之外，以後就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了。先生，最要緊的，就是別太多想。不去多想是沒有痛苦的。大部分的煩惱是產生在多想中的。」

正在這時候，一個穿灰色條紋衣服而披着黑肩巾的女人，走近來參加這一種談話。她告訴你關於這個海軍的苦難，關於他曾在這四個月裏奮不顧身的情景；關於他在受傷的時候，怎樣阻止那些藉口看守砲火的擔架兵來把他抬出去，大公貴人怎樣對他說和給他

二十五個盧布，以及他怎樣告訴他們，縱使他不能再參加戰事，他也要回到稜堡去，以發砲的動作教授給年青的人們。這個女人一口氣把這一切都告訴了你，一邊對你望一望，一邊向着那個轉開頭去的海軍看一看，他好像沒有聽見她在說些什麼，當她的眼睛閃爍着恍惚的光芒時，他從枕頭上擷下了一縷布絲。

『先生，她是我的妻子！』這個海軍帶着道歉的語調，好像在說：『你必須要寬恕她。你要知道女人的話，都是隨便講的。』

你開始瞭解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者的情形，在這個人的面前，你會覺得很感動，並且要想說許多表示同情和崇敬的話，可是，你想不出該說些什麼，或者，想出了該說的話，你又覺得不太適當；你在這個偉大而剛毅的，默然而曾經昏厥過的，在困難中立下功績的人物前面，只有靜寂地鞠躬致敬。

『好的，願上帝保佑你迅速痊癒，』你對他說過之後，再走到另一個病人那邊去，他正睡在地板上，好像正在痛苦地呻吟着。

他的頭髮很可愛，但他的臉龐是腫脹而蒼白的。他正仰臥着，縮着左臂，好像劇痛得不

能忍耐的樣子。他張開了乾焦的嘴唇，艱難地呼吸着，他那憂鬱的藍眼睛是向上翻的，從摺縐的絨被下面，可以看出他那縛着繃帶的切斷的右臂。一陣濃厚的腐肉的臭味，強烈地刺激你的鼻孔，那經過這個病人的手足的燃燒的熱病好像侵入你自己的身上來了。

『他昏厥了嗎？』你向那個站在你旁邊的女人問着，好像你對她很親切似的，因此，她也像你那樣溫和地凝視着你。

『不，他仍舊能夠聽見的，』她一邊回答，一邊低聲地接着說，『可是他的病勢很危急。今天，我給他喝茶——縱使他是一個陌生的人，我們也得憐憫他的——他差不多已不能喝了。』

『你覺得怎麼樣呢？』你問他說。

這個受傷的人聽見你的聲音，就滾轉着他的眼珠子，可是他沒有看見什麼，或者，他已瞭解你的意思。

『我的心正在燃燒着。』

再向前走幾步，你看見一個正在換襯衫的年老的兵士。他的臉龐和骨瘦如柴的身體